

开明文库 第三辑



倥

偲

王世穎
著



倥 偬

王世穎
著

(京)新登字 104 号

开明文库(第三辑)

倥 偬

王世颖 著

*

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8 号)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字数 67 千字

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0,000

ISBN 7-80133-099-4/1·86 定价:4.10 元

徐 序

阅读世人所未见的书籍，已是很幸福的了；阅读世人所未见的又是以“美的散文来抒写人生美的情绪或美生活的一断片”^①的文艺书籍，那自然更是幸福了，我阅读王新甫先生的《憧憬》的原稿，所以觉得是很幸福的。

要作抒写人生美的情绪或美的生活的断片的小品文，写作者最需要的是具有一副深入的观察力，一腔丰富的情感，然而仅有这两点还不够，此外再要有凝练的笔致，优美的文体。所以小品文篇幅虽小，却不是个个人能写得很成功。我认王君是具有抒写小品文的才能的一人，因为他现在不仅只是一个活泼泼的青年，并且又有天生的睿智，富于情感，是不用说的，至于他的眼光的犀利，笔致文体的凝练优美，更不必我来说明，一读他收在这本《憧憬》里的文章，就可知道了。他却是很自歉，不特不认他的小品文为珠玉，而且也不敢认为砖瓦。这是他太谦了。

① 这是刘大白先生所下小品文的定义。——原注

我们知道小品文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印象的抒写。所谓印象的抒写者，就不是呆板板地把那对象来说明，像寻人赏格那般，某月某日走失□岁女子一口，名某某，身穿红色花洋布衫，灰色夹裤，发梳爱斯头等等的，却要写出那对象留在我们心上的一点形象。呆板板地说明对象的文章，是死的，不论你写得怎样美丽漂亮，至多不过像纸札的花，至于跳荡地写出那印象来的文字，是活的，即非典丽雋皇，仍旧是活的，如果写得好，那真是和又芬芳，又妍美，又自然的山野里的蔷薇花一样。我们的著者，对于印象的抒写，颇有“得心应手”之妙。你看：

常常的，有一种类乎上海大出丧的乐声自远而至，于是一大队的人马蜂拥前来，有对于沙面惨案的示威，有援助罢工回国的港侨的游行，有“刘华不死”的旗帜，有“封锁香港”的口号，有整队的革命军，有衣衫槛褛的工人：我差不多天天会看见，每次过我门口，不由我不肃然生敬起来。这是民气底表现，有事实给我们看的民气底表现！你看，现在香港底地价，较未封锁香港以前，低到一倍以上了；红毛鬼要自己去买小菜了；黄埔筑港已在积极筹备了。

——《几个印象》

是一段写那凭窗闲眺时所得的印象，写得何等活泼，不是电影般在你眼前闪过吗？

其次，我们知道小品文须注意暗示的写法，就是只着几个字，即能显出一大情景来，或者轻轻的几句，便可写出那事物，省却了千言万语的说明的写法。

暗示的写法可分为二种，第一是用字上的，第二是取材上的。例如：——

船在虎门夹道中驶去，猛然看见对面堡垒上有几个擘窠大字……

轻轻地把“猛然”这个副词一用，便更加显出那“擘窠大字”的大来了。这是用字上的暗示。但是这种暗示终究还不难做到的，至于取材上的暗示，却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了。我们的著者在这方面，却很得法。例如——

只听得船尾一声大嚷，一个大汉子口里操着粤语，直闯到帐房间里。帐房没有找得，大汉子又跳到船尾，嚷着，尽嚷着，嚷得那些好事的人，群向后面跑。

船尾本不甚宽敞，加上这一挤，真有些水泄不通的样子，人声也便嘈杂起来。要不是风潮平静得很快，要不是我预先知道大汉在那里嚷，我真不免要恐惧起来。在这时间甚暂的全武行里，听说还使用了一回手枪；起因却是为了两根腊肠。

——《两根腊肠》

开始写那大汉的跳嚷，暗示那大汉是如何的起劲；到第二段收尾，用两根腊肠来暗示那事件起因之小——事件因果之大小，不是两方面都暗示得十分足够吗？

题材常采取即兴的一点，亦为小品文的一种特色。像“对月伤怀，临风雪涕”那样的情绪，议论滔滔的大文字固然用不到，就是一笔不苟，四面周到的描写也不必，最适宜的自然以笔致轻灵凝练的小品文表现最好了。例如：——

新年闲来无事，便大半消耗在看报上，此地的报纸委实没有看的滋味，专电是旧的，假的，纸张是恶劣的，编辑是陈腐的，然而无聊中也只有把它来消遣了。在这些新闻中，有一款是颇引起我底注意。

这位编辑者“慨乎言之”地说，今年的新正，是几年中最有活气景的一个年头了。几年来，年年有不幸的事发生，不是兵革频仍，便闻盗匪充斥，简直没有一个年头能舒舒服服过除夕的，今年虽然还有盗匪绑票或勒索的事，究竟还不能算多，人们虽不能歌舞升平，而公园里士女底蜩集，河南游艺会底拥挤，马路上锣鼓底喧腾，龙灯底戏耍，也足够粉饰升平了。

这正是我底幸运，在这个年头，我恰巧到了广州，与本地人共庆华年！他们真的是在那儿欢腾，热烈的欢腾，不像江南人，在此劫后新年，姑且聊备一格地攒眉苦笑！

《新年》

像这样即兴的题材，引起了我们多少的感动！简单的几句，写出了多大的背景！

“大行不顾细谨”的文豪们，下笔万言，洋洋洒洒，浩浩荡荡，“四金刚腾云”那般写去，文章写得真畅快，真好！然而这种文章却只能打动我们一刹那间的感情，是不准我们仔细吟味的，吟味也吟不出什么来。这是因为大文章只注意到巨大的事件，忽略了细小的事情的缘故，小品文却不然，常常注意细小的地方，写得很巧妙，给你一种低徊的趣味，反复思维的机会。你看我们的作者怎样注意户点篙摇橹那样细小的事情，而文字又写得怎样轻灵细腻：

点篙摇橹都异常和谐而复轻松。不假用力，无用匆忙，轻易地驶过了船只紧接的水道，船身既没有过分地荡漾，伊们亦绝未遭到因两船互擦而引起的谩骂，点一篙，挽一橹，在准确的方向里，平安地到了江心。

看了上面所说，小品文应有的重要的几点作法，以及所引用的例，我们不用说明，就可知道我们的著者是否具有抒写小品文的才能了。他写的是珠玉，是砖瓦，也不用谦虚或自大来装饰的了。

著者因为我和他相知较深，希望我为他这本《憧憬》作序，并且要我在序中说一说小品文的作法，以便阅者更能了解小品文是怎么的一样东西，是怎样抒写的。我可是个毫无修养的人，如何配谈文章作法，没奈何，只好就有限的见闻，自以为是关于小品文作法的，拣几点重要的来说，并且所引的例，因为《憧憬》的稿子并不是完全在手头，只取诸《珠江散记》的一部分，这是都要请原谅的。

徐蔚南。

目 次

徐 序.....	1
引 言.....	1
惺惚之什.....	4
焦土凄弦.....	29
尘影里.....	35
尘嚣外.....	53
珠江散记.....	65
鮀江之春.....	86

引 言

三年来随笔散记的文章，除了《龙山梦痕》而外，大半是收在这里了。这些散记可以成书，在当初原没有这种意思；如今居然积稿成帙了。这一个未曾预期的获得，在我自己固然有点薄薄的愉快，然而说是要为读者添一份美奂的财产，那便连梦想我也不敢。

自问学养不足，闻见又不广，把这些散记印了出来，实不能避免欺世之嫌。虽然生平也颇欢喜读书，虽然在某种学科上也曾研究过几多时；可是，这都不能使我有成就。论文笔，流畅潇洒，紧凑庄严，都非所长；论学识，则又浮浅无当，与浑噩群氓，相差亦仅一间。所以在这里，作者单愿意贡献一点这惺惺底意味，此外便没有什么希求了。然而，也只仅仅是这点薄薄的意味而已，本书中委实没有什么瑰奇的事迹，可以使人低徊赞赏的。

正如小泉八云氏所说：欧洲大陆在这个年头儿，作家所用的旧题材，已经涸干，题材底新方面的发现，乃是必

然的趋势；而囊括这新题材的，散文小品却是最适当的新形式了。

以中国而论，却并不能一律地用如此全称的肯定。今日的国内作家似乎还在那儿承欧洲之余绪，继续不断地努力创制恋爱的文学；这原是事实限就了中国。欧洲人使用陈旧了不能再用的东西，我们还正预备着手使用。在中国，着了魔道的国人，原也极需要这种火热的东西，来灌溉一下，涤去积年的阴霾，重显这块本来的心田。我们正不必以为模仿是可耻的，而讳言模仿，我们亦不必以为这现象全是出于模仿，反正我们现在是极需要恋爱文学的，我们尽量地促其完成便了。在另一方面呢，他们所谓新形式的散文小品，在我国简直不是新的东西。周秦诸子中，你尽可以读到他们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感想，你尽可以领略到他们所亲切地看到的人生之断片，你尽可以尽情浏览他们所草成的一幅幅的山水画片。这种精美的画片，直到现在，还发着镞也似的光芒，不但欧洲古代没有，即在现代也是少见的。可惜南北朝底文人，太趋重于雕饰和技巧，于是遗留了这样的一个形式而空虚了内容。然而这最能传达实感的形式，是决然没有被人遗弃的道理的；唐宋以来诸作家，虽然有时会被绮丽的六朝金粉气迷住了心，究竟也还有几幅绝妙的图画般的小品，留给后人，引起后人心弦上的共鸣而发出大公无私的同情之感来。这一宗遗产，即使我们不以此来炫耀外人，至少也应该“永宝用之”吧，我想。

国内文坛里，近来颇有几个作家致力于小品底创作，

他们成绩是极好的，这确是一件极可喜悦的事。至于我底，却并不是努力底结果。只是因为事实不容许我作长时间的检讨，也不容许我写较为详尽的文章，于是除了使用这最简短的小品体裁外，简直是缺少抒写的机会了。我底这些，不但不是玉，甚且还没有砖那般硬度，仅仅是柳絮般，棉花般的東西；所以连说“抛砖引玉”，我也有点赧然的。

所要说的，大概不外乎此了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记于江湾。

倥偬之什

人生，来来是一条旅路。一切的人们，都是在这条旅路上倥偬着，所以人生就是整个的倥偬。从整个的倥偬中，造出几节特别的倥偬来描写一番，正如从山水全景中，用取景框子，选取较胜的风景，作成几幅风景画。我们看了几幅风景画，知道了山水底一斑，就可以摹拟到山水底全景；所以我们看了几节特别的倥偬，知道了人生底一斑，也就可以揣测到人生底全体。

说到人生底全体，我却要谈起我近来的人生观来了。我从前的人生观，是同时而有两个的。一个是人的人生观，一个是超人的人生观。明白地说，人的人生观，是灵肉一致的人生观；而超人的人生观，却是也非灵，也非肉，也非非灵非肉，也非亦灵亦肉，就是佛家所谓“离四句，绝百非”的超人生观。当时我颇能自圆其说地答复朋友们底疑问：不觉得有什么矛盾。然而现在已经暂时把这种似乎矛盾的人生观搁起了，自然不愿意再作详细的说明。至于近

来的人生观，简括地说，是受用主义的人生观。受是享受，用是使用。所享受的是生命底福，所使用的是生命底力。

人生是无意义而有意义的。怎地说是无意义呢？我以为宇宙是跟着知识而扩张的，人生是跟着宇宙底扩张而收缩的。一个知识比较浅狭的乡下人，他所认识的空间，大不过一省一国，小不过一县一乡；他所认识的时间，前不过自身以上的两三代之间，后不过自身以下的两三代之间；所以他底宇宙是比较地小，比较地短的。在这小空间、短时间之中，他那儿立方尺的身躯，几十年的寿命，是比较地大，比较地长的；所以他底人生，比较地有意义。至于咱们呢，却不能如此了。知识告诉咱们：空间是无穷大的，时间是无穷长的。咱们底宇宙，跟着知识底扩张而扩张到无穷了；那么，咱们这几立方尺的身躯，几十年的寿命，放在这大宇长宙之中，成个什么东西？有点什么意义呢？怎地说是无意义而有意义呢？回转头来看，我毕竟有这几立方尺的身躯，有这几十年的寿命，可以供我享受，可以供我使用。有一天身躯未灭，有一天寿命未终，就有一天供我享受，供我使用，这却并不是无意义的事。咱们要趁此一息尚存，一点也不浪费地享受它，一点也不浪费地使用它，这就是从无意义中找出人生底意义来。晋代陶潜《自祭文》中说：

勤靡余劳，心有常闲；乐天委分，以致百年。

勤靡余劳，就是使用，心有常闲，就是享受。所以他的几句

话，恰可以移来作我近来人生观底说明。

要实行一点不浪费的享受，一点不浪费的使用，这就在人生底旅路上不能不堆积着恹恹了，这就不能认人生底旅路上堆积恹恹为苦恼了。并且果然能够一点也不浪费地享受人生，一点也不浪费地使用人生，这满堆着恹恹的人生，也就是艺术的。所以有意义的人生，就是作艺术的恹恹；而有价值的艺术，就是写恹恹的人生。

我底朋友王新甫先生，是能够作艺术的恹恹，能够写恹恹的人生的。这十篇《恹恹》，是他从整个的恹恹的人生中，选出几节特别的而描写下来的。咱们读了这几节特别的《恹恹》，可以揣测到他那人生底全体，都是这么艺术的；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一点也不浪费地享受人生，一点也不浪费地使用人生的人。

有要体会有意义的人生的，请读这《恹恹》！

有要赏鉴有价值的艺术的，请读这《恹恹》！

刘大白序于江湾。

一 恹 恹

二十天来，一处地方，还没有耽搁过四天以上。人事总算是恹恹了，苦却不觉得什么！

这是我近来思想上的转变，在钱塘江上，偶而想到几句话来，这话是：

大水没有波浪，
无以见其雄劲；
人世没有波浪，
也徒见其平庸而已。
谁说人生不好有波浪，
更谁说人生不应有波浪！

倥偬底经验，证实了这句话在我确乎是有意昧的。动
底概念，于是侵占了我这时的全部生命。

人事是倥偬，人并无所谓倥偬。有了事，人才倥偬，
倥偬成立的原素：第一在乎事，人还是第二个条件呵！事
底好歹，反正在做事的人看来，凡要做的总是应做的事，
我们似乎也不必再查考底细了。古今人忙的都是事。如果
话说过头一点，也可以说要做人便要做事，没有事做，人
也不成其为人了。所以人底成立底条件，事便是个重要的。
我们闭了眼睛想想看，如果人连呼吸都不要费力，做人还
有什么意味。老嫗拿了佛珠，念念有词，伊无非是寻点事
来做做；沿街的流氓，努着嘴无意中吹出小调底韵节来，
也无非是寻点事来做做。人事倥偬，在意义上，在文法上，
都是无可诘难，颠扑不破的。

大海里的波浪，水底倥偬使之然；人世间的波浪，人
底倥偬使之然。波浪是孕育在倥偬里的，在娘胎里是一体，
分娩以后，也哪里脱得掉母子底关系！

没有光波，日月山川之美，不会入我眼帘；没有声浪，

黄钟大吕之音，不会入我耳鼓。火车要从平地上直达险峻的山巅，所取的轨路，是波纹形的；轮船在大战时期内从这洲到那洲，因为要避水雷，航海线也是波纹形的。没有波浪，一切都完了。越是要到奇险新颖的境地，越是要有波浪。波浪起伏不平，便是动底概念底具体的表现。在波浪里做人原本不稀罕，这是应该的；不敢在波浪里做人，也未免太不会做人了。人们！倥偬是我们底本分，在狂澜里打几个旋转，多一点努力，彼岸就近一点。望洋兴叹，终于是无用的吧！

一九二四，七，二二，于越州。

二 旅 客

火车在轨道上死命地疾驰，车中的旅客是不计及的。果真我们不在车内，却耸立在乡村里的荒墟顶上瞧看，我们便会发见一个极平常而个中人不大领略的感觉。这感觉是：“车中的人们！世界上决没有大了不得了的事，你们也值得这般匆忙地奔波吗？”我在炎热郁腾的火车中，偶尔想起了这个。回顾窗外，碧绿的田野里，农夫们——尤其是心胸素淡的农妇，停下了锄犁，凝眸向着车中的我们呆望，大约他们是想到这个问题了吧！无言地相对，我竟有点赧颜，有意地向他方望过去。劈头看见的，是一头黄牛，在沿河的凉亭里，绕着桔槔打圈子。我也似乎觉得黄牛在那